



Journal of Wuhan Polytechnic

产业与社会·湖北发展研究

#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原生态文化的现代性适应

——基于湖北传统村落 PJ 寨的田野实地调查

郑芳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市 400700)

**摘要:** 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多元的历史见证,探究传统特色村落保护和发展中原生态文化于现代化的活化适应是当下现实需要。基于对湖北传统村落 PJ 寨的田野调查,通过分析村落原生态文化现状,见证村落文化在现代活化中借用、融合和蝶变的艰辛过程。探究传统村落原生态文化如何在助推乡村振兴进程,改变民族地区的经济贫困状况,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华文化自信中发挥的纽带和桥头堡作用。

**关键词:** 传统村落;原生态文化;适应活化;文化自信

108

中图分类号: G1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4) 02-0108-07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2.015

##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一项重大战略,这一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二十个字”总结和反映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提出总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很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转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重点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开展移

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面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乡风文明的重点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移风易俗,适应环境新变化。村民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于重新适应、构筑自信,重新适应传统文化置于新环境中的诉求,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有新的适应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段话充

收稿日期: 2024-04-15

基金项目: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效果评价和政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AMZ009)。

作者简介: 郑芳(1988—),女,湖北宣恩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历史与文化。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〇二四年第二十三卷第二期(总第一百三十期)

分地论述了乡村振兴需要村寨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作支撑,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农耕文明是传统原生态文化的根,与现代文化要有效结合发展,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吸纳和融合现代文明,增加群众的获得感、舒适感和自信感。

田野调查中发现,传统村落的原生态文化随着社会自然规律的需要不断地进展,但传统文化在进展中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村民对传统村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情况下的新适应,传统村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现代文明因素的介入,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机遇是传统村落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的支持下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政府的大力扶持,一村一品发展等都是传统文化活化的机会;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民众要适应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与新环境,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多途径、多样化的接纳、融合、改造。例如近几年来,湖北省传统偏远村落PJ寨迎来了多批次的外国友人,首先对于有百年历史的PJ寨来说,语言是一道鸿沟,因此,融合外来文化需要很长时间段的磨合;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传统村落的原生态传统文化空间逐渐发生了改变,原来的田间地头已经规划成为旅游红线地,不能随意进行农耕活动,传统农耕文化也难以再度传承,失去了用武之地。在文旅融合发展契机下,开设乡村手工艺坊等游客体验场所,不仅可以有效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发展,也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了解和体验乡村文化的机会<sup>[1]</sup>;三是文化载体的缺失,寨中村民是保全村寨文化的主体,村民的大量外迁,导致了文化载体的严重缺失,加之老一辈的渐渐逝去,新一代对传统文化又缺乏坚守,传统文化逐步缺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 二、传统原生态村落PJ寨的历史与现状

### (一)传统村落PJ寨的历史地位

PJ寨建寨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据《宣恩县志》载:沙道沟置湖南镇边宣抚司,明玉珍改沿边溪峒宣抚司,明改忠峒安抚司,属施州卫大田军民千户所,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属宣恩县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沙道沟是湘鄂西根据地之一。1909年到1912年,贺龙的骡马帮从湖南桑植途经PJ寨,并常年往返于此。参加革命以后,多次到沙道沟PJ寨一带宣传革命,组建红军队伍。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宣恩县南部建立以沙道、两河口

为中心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县政府设在两河口村,即PJ寨所在的自然村。

PJ寨是古盐道的必经之地。历史上,盐业资源是土家族人的生命线。PJ寨是川鄂古道上的重要小镇,无论是陆运交通还是水运交通,均通过此地。川鄂古道鄂西南的重要产盐地有四个:四川彭水郁山盐场、四川忠县涂井盐场、四川云阳云安盐场、四川巫溪宁厂盐场。郁山盐场的盐可从陆路从郁山出发,经过五道水,经来凤到龙山,来凤到龙山界则又必经酉水到沙道沟PJ寨,然后扩往其他乡镇;涂井盐场、云安盐场则由水路进入陆路,从西沱、万州入谋道进入利川,到达恩施;宁厂盐场从奉节、巫山等处经过建始,进入恩施;从恩施到庆阳坝,折返到板寮、沙道沟等地。由此可见,沙道沟镇是古盐道的必经之处,而PJ寨位于沙道沟两河口的要塞位置,显然,PJ寨是土家人运盐、销盐、供盐的必经小寨。

### (二)原生态文化的多元呈现

PJ寨距离沙道沟镇又约有十余公里,距离镇中心较偏远,寨中的传统文化保存相对较完整,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村寨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吊脚楼群为核心,以土木卯榫结构的建筑艺术和土家人文历史为灵魂,建成了一个活化的、动态的、再生的中国土家泛博物馆。

#### 1. 吊脚楼群

吊脚楼群是PJ寨的最为显著的原生态文化表征之一,卯榫无铁钉结构的原木建筑依山傍水、重重叠叠,距今已有过百年历史。目前寨中现存有23栋未经任何修饰的原生态古木吊脚楼,寨中最古老的吊脚楼建筑始成于清代,面积从百余到几百平方米不等,每栋楼既自成一体,又互望互守,连成整体。

吊脚楼是土家族人世代居住的地方,承载着浓厚的土家文化记忆。现今尚存的23栋吊脚楼建筑均为木结构穿斗式和干栏式建筑。以卯榫结构筑起“一楼一底”“一字座”“L型”“U型”等不同类型的吊脚楼式样。例如,以近景观之,寨门处映入眼帘的是一所“一字座”结构的木构建筑,这类房屋的开间按照“一字形”横向陈列。从该建筑的正面看,正屋一般为三开间,正中为堂屋,两侧为厢房,进入外层三间往里深入,因势利导一边的厢房又形成三层空间,底层架空平于村落小通道,可供人行。架空层或可成为作坊、厕所,亦可喂猪、养牛。厢房

吊层则可作为卧室或者储藏间。正屋和厢房“一正一横”或“一正两横”，与院坝相围，形成半围合式小庭院。

吊脚楼建构十分讲究，讲究楼体轮廓形式美观、空间分区实用性强、层次架构分明。寨中木制建筑主体架构普遍以七柱三间、五柱三间、三柱二间的格局构造，房梁又以担梁、陪梁、挑梁组成，必选由不同材质的梁木来担任其中的角色，房顶则以木头椽子、水面、布瓦、青瓦来搭建，就瓦面的选择上都要下一番功夫。吊脚楼层的穿排由若干罗眼、板壁、排扇、椽枋等部分分组而成，并将吊脚楼穿成整体。再配以万字符、转自达、豆腐干格格、寿字符、冬瓜圈、野鹿含花等纹样的窗户、走马转角干栏以及大门，便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蕴含中华文化符号的土家吊脚楼。

## 2. 农耕用具

原生态文化最早应是产生于人们田间劳作。PJ寨土家族是一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中华民族优秀农耕文明基因。在生产生活中，土家人运用生存智慧衍生出多元化的劳动工作赖以谋生。寨中土家族人的劳动工具可分为这样几个类型，一是水田劳动工具，二是旱地劳动工具，三是山地劳动工具，四是水中劳动工具等。田间劳动工具主要是犁铧与耙，旱地与山地劳动工具以背篓、锄头、镰刀为要，山地上的劳动工具以便捷的锋利刀具为主，水中的劳动工具则是渔网、鱼叉、钓鱼竿等为主。以常见的山地农耕劳作工具背篓为例，背篓是PJ寨土家人的常用劳动工具，土家人的竹篾背篓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孩子出生背篓背孩子，下田背秧苗，上山背柴火，地头背苞谷，入河背渔网，赶集背商品，哪一样都离开个背篓，土家人亦堪称“背篓上的民族”。

## 3. 民歌与舞蹈

民歌一般产生于当地劳动大众，没有任何的表演性质掺杂其中，旨在抒发自己的情感，或喜悦或悲伤或无奈，帮助自己寻找心灵的慰藉，能获得愉悦的心灵感受，在休憩或者劳动中感受美好。土家族人的民歌主要产生于劳作的过程中，人们在劳动中创造歌曲，以歌解乏，抒发真实的情感。清人刘毓崧在《古谣·序》中曾经这样说道：“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古朴民歌最初都是从谣谚开始的，而后成歌。诗人塔素亦称：“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土家

族人的民歌最珍贵的品质就在于自然形成，来源于自然的生活状态之中，特别是“即兴”唱作的薅草锣鼓歌、摆手歌、三棒鼓等原生态民歌都是自由的传唱，没有矫揉造作的生搬硬套，也没有模仿任何其他的作品歌词、作曲、风格。寨子里的民歌就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一种记录、打趣和随唱眼前的所见与所闻。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棒鼓为例。三棒鼓在元朝时就已经流传至沙道沟彭家寨土家族人群中，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曲风。其唱段与唱词丰富多彩，唱腔只有徵(so)、羽(la)、宫(do)三种。唱腔随着地方音调的不同而变化，演唱形式灵活，可立唱、也可边走边唱，唱时兼抛刀杂耍表演，无旁白。表演人数一般为三人或四人，抛刀或抛棒者为主演，边抛边唱，一人主唱众人帮唱，有时候也分角色唱。土家村寨彭家寨留传下来的三棒鼓曲目唱词手抄本多达几十种，如《党的政策好》《扶贫到农家》《二十四孝》《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帝城托孤》《孟姜女寻夫》《天仙配》《诸葛亮吊孝》等。在现存的曲目中，以历史题材最丰富。其唱词既有娱乐功能又有教育功能，在传唱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给当地人以传统教育，群众也喜闻乐见，每个人都可以唱上几句，解除劳动的疲劳，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传承传统教育以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导引价值。

伴随着民歌而来的是土家族摆手舞、八宝铜铃舞。亦如每逢佳日节庆，彭家寨土家族民众在摆手堂前跳摆手舞庆祝节日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元素。无论男女老少对摆手舞并不陌生，单摆、双摆、纺棉、播种、擦肩、搓谷、抖灰尘、扬尘、鹰展翅等动作都跳出了当地村民的饱满精神风貌和幸福生活。

## 4. 民间信仰

土家族先民们早期经历过人类的“万物有灵”观念的阶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万物有灵信仰变成了多神信仰。历史上来看，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民族的儒家思想、宗法制度等的交流交往交融，汉民族的文化对土家族人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寨中的土家先民对神灵的祭祀也开始注重。延续至今，土家人们始终认为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和所经之处也是众多神灵的盘踞之所，这就形成了多神信仰的独特习俗。PJ寨的村民生活系统中有自身信仰的一套体系。当地的民间信仰与宗教的意义上是大不相同的，人们常常以“举头三尺有神明”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与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这里的“神



明”就是当地民间信仰中多重神灵信仰之始。

PJ寨中的寨民的民间信仰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趋吉辟邪求美好的心理一直是人们的祈盼,同样深深植根于PJ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节日团聚庆祝,带着神秘的气象与节气习俗投入生产劳动,年复一年,村民们生活的热情一直在自己的信仰观念中延续着。例如PJ寨寨民意识中的自然神信仰,他们以“万物有灵”为基础,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灵性,带着敬畏之心而不予以破坏自然。故此,自然中的万物崇拜便由此而产生,举凡天、地、日、月、山、水、花、鸟、风、雨、雷、电等皆能成为当地人崇拜的对象。寨中村民认为自然信仰中最常见的就是山神、水神、雷神、雨神等,这都关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寨子中的村民认为家宅神也非常重要,多是保护家宅平安或者家庭兴盛的一些神灵,寨民多信奉的家宅神亦如灶房灶神菩萨、火塘有火神、大门有门神守护、即使厕所亦有紫姑神。

### 三、与时俱进的原生态传统文化之现代性变迁

近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对PJ寨产生极大的关注,传统村寨PJ寨入选湖北省土家吊脚楼的“头号种子选手”,国际与国内专家学者对PJ寨的发展与规划做出了很大的努力。PJ寨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也从无名分的小村寨一跃成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花人、财、物全力保护这个土家族村寨,PJ寨成为传统文化的“活标本”,且PJ寨以中国土家泛博物馆的名头参加“世界三大艺术展”之威尼斯双年展,与世界84个国家的经典建筑作品共同参展,着力推广中华民族乡村文化。

从PJ寨整体布局来看。政府规划将PJ寨打造成“一廊三区九寨”的格局,与周围的村寨呼应,形成圈层发展。一廊即PJ寨的主要以土家族文化为主打,形成土家文化风情廊;三区即文化体验区、体育休闲区和民俗康养区,文化体验主要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育休闲以徒步、马拉松、山地自行车等项目为主;民俗康养区主要以民宿、疗养、养生等为主要的项目打造;九寨即PJ寨、刘家寨、汪家寨、板栗寨、曾家寨、梁家寨、白果寨、唐家寨、龙潭寨等九个自然村寨为依托,全力服务PJ寨的土家文化,以土家文化中的“土楼、土绣、土俗、土匠、土菜、土药、土耕、土乐、土史”中心,给游人全新的土家文化

体验。

着力打造PJ寨周边景观。PJ寨正式更名为中国土家泛博物馆,以“活化”为主要目标,让PJ寨“活”起来,特别是对乡村的活化项目的打造,有助于为村寨提供物质与经济保障,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建冲天塔、打造摆手堂、修复凉亭桥、改建木匠博物馆等新生事物在传统吊脚楼场域渐次而生。随着当地政府对旅游项目的推进,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由传统乡土模式逐渐向城镇化模式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寨中居民随着节奏的转变以及新生模式的生活方式接纳开始自我调整,重新适应。

#### (一)传统建筑功能运用的现代适应

##### 1. 独立性到公众性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格局,他认为“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sup>[1]</sup>。传统吊脚楼最初原始功能居住,PJ寨建改建后,吊脚楼的原始功能发生改变,从私人领域变为公共领域。PJ寨原始传统吊脚楼是每个家庭的独有资产,是家人与亲人的栖息之所,私有观念较强烈,一般不愿意接受外人的造访。现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宅区域从完全封闭式转为开放式区域接纳游客。笔者走访寨中住户,屋居主人虽主动从屋内搬出一把椅子放在阶沿上,但主人进屋后就不再出来搭话。通过对镇文化馆干部访问得知,寨中的村民对于自己一直生活的场所与物质有一种保护欲,他们不喜欢陌生人的随便打听,也不愿意透露家庭的基本情况给外人,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惯。由此可见,当地政府将PJ寨的传统吊脚楼规划为旅游公共资源,打造成现代博物馆,对传统民居做了很好的保护和规划工作。但是在规划与保护传统民居时,将原有的私人领域扩充为公众性资源使用,以原来的私有制财产到公有制财产的本质转化过程,寨中居民对此再生新环境的适应还有待时间的浸润。

##### 2. 熟悉性到陌生性的变迁

PJ寨每座吊脚楼都伴随了寨中居民的几代人,对此来说都非常熟悉,居民相互之间都是直接血缘亲戚或者间接血缘亲戚关系。如居民彭继权介绍说,“我们寨中的每一所吊脚楼居住的是谁,大家都非常熟,以前总是农忙结束后,傍晚就到亲戚家串门,一坐就到深夜才回家。现在寨子都规划出去了,补偿了规划款,他们都搬到城里去了,串门机会越

来越少,有时候喝酒吵架都不知道该找谁。”原本熟悉的乡土社会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式。费孝通先生对于“熟悉”这个理解得透彻,他说所谓“熟悉”“就是从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sup>[1]</sup>PJ寨的原生态传统文化开始从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时间将会有陌生人的到来打乱日常生活的节奏,传统生活的节奏的改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适应和接纳。

## (二) 多元生计模式的替代

PJ寨居民遵循的是传统农耕生计模式,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不断摸索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们习惯性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居民生活的全部及其摸索出来的农耕生活习惯贯穿在土家人农耕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传统农耕为核心的传统生活习惯与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整体自然生态规律息息相关,春播秋收冬藏的季节性生活规律十分明显,由此形成了当地土家族人的传统生态的生活模式与生存智慧。他们根据动植物的生长季节,他们对于狩猎、捕捞、喂养家禽、种植农作物的周期都把握得很精准。开春即“种阳春”的开始,人们伴随着二十四节气开始一年的农耕生产活动。当地土家人生活模式是在长时间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顺应自然性规律,合理的生产时间里进行生产劳动,以此符合动、植物的自然成长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性。这种传统农耕生活习惯经验经历史过程逐渐积累成土家人的生活习俗。当地土家族人再依据生活习俗形成一系列的节日民俗、饮食风俗等。且土家族人的传统生活节奏随季节而定,他们世代守护和开辟山林土地,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找生活物资。可以说,传统的农耕生活日常已经深深扎根于当地居民的生命之中。

随着近几年来当地政府对原始传统土家族村寨PJ寨的规划和打造,寨中居民对原有的农耕生活节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笔者在走访PJ寨时访得,如寨中村民汪CJ老人,86岁高龄,独居孤寡老人,家中没有孩子,由其侄女负责赡养。其侄女家住沙道沟镇上,老人独自居住在PJ寨,老人家的房子是进寨的第一栋木质吊脚楼,政府的规划中对她家院坝、房屋、菜地等处作了重点布局。其中院坝作为文旅融合的表演场地,任何公演活动都在这个院坝上举行,其居住的房屋则提供给演职人员作为更衣和存放演出物品的场所。在走访的当天正好

遇有演出活动,演职人员和观众都聚集在汪CJ老人家中,老人兴致勃勃地坐在自家门槛上准备观看表演。对于自家的吊脚楼成为公共空间供给演员表演,她有自己独特的新颖看法:“我现在86岁了,这里从来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以前是独居在此地经常孤单和寂寞,家中也没有孩子陪伴。现在寨子发展旅游,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也有很多演职人员来这里跳舞,我也就不再孤独了,她们都会来我家坐坐,陪我聊天。很多来这里的游客都是我熟悉的人呢。演职人员都在我家里面换演出服,演出队里还有我的侄女呢”汪姓老人非常自豪地对我们的说。

在田野调查中得知,PJ寨发展旅游给当地寨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还通过有组织性的机构对于原生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保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寨民既感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同时对本身的文化传统又有所保留。如汪氏老人的老年生活就是如此,独居老人的生活有所保障,同时在发展旅游中又与游客们建立了友谊的关系。老人在寨中悠闲的生活让她真正感受到“老有所依”。美国社会学家法尔哈·特尼卡尔认为:“有钱有闲是吃早午餐的基础”,在调查过程中,还经常看到寨民在自己家中吃油茶的习惯。顺着他们的吃油茶的习俗前去搭话,村民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现在寨子中的农活没有以前那么繁忙,每天早上或者晚上都要吃碗油茶汤,以前是以劳动繁忙为由,总是匆匆地吃碗油茶就赶紧上坡干活;而现在是悠闲的状态吃早茶或者晚茶,乡村振兴的政策带动了百姓的好生活。经济条件逐渐好转,我们现在“有钱也有闲”,没有以前的那种繁忙感。”寨中居民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传统的生计模式以多元的生计模式来替代,收入增加,经济条件更好。

多元生计模式对于寨中村民来说相对宽松、自由且更方便些,他们不用去想着生活节奏的快慢,在村寨中只要有固定的收入,相比较城市生活谋生更具随意性。走访PJ寨的寨民与他们的访谈中也见证了这一点。彭JL是村里公认农耕能手,他擅长种植农作物,种植玉米、稻谷、蔬菜等。在寨中周围,哪家农活忙不过来就会请他来帮忙,并给予一定的报酬。在进入村寨时,正看见彭JL扛着锄头从山坡上回来,据悉是汪家寨农户请他过去帮忙给苞谷除草。他自己打趣说:“现在自家的土地减少,农活也没有以前那么忙,房屋征收后政府补了款项,所以



日子较清闲。没有人请我做农活,我就上集镇逛逛,主要是买米买油买菜等,购买一些口粮和日用品;有农活请帮忙就揽活做,这些都不是生活经济的主要来源。现在寨子中发展旅游,很多国外来的游客都汇聚在寨子中做交流,与我们都成了朋友。我还经常到山里采一些野生果子卖,因为外国人都喜欢吃这种无污染的食品,这也可以赚到钱。如野樱桃,小颗粒,一般卖价在5~10元一小杯,还有野生猕猴桃、野生板栗、八月瓜等非常受他们的欢迎。”这些都是按季节才能采摘到野果子,季节性的时间节点让彭JL感觉自己有事可做,这个时候也更加忙碌一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PJ寨子更具有活力和张力,寨中的多元生计给寨民带来了实际的收入,人们不用出远门打工就能有很好的生计发展。人们通过对寨中百年老建筑的利用,获得了新的资本收益和资金来源。“历久弥新”的老建筑带来了新的商机,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

### (三) 移风易俗的变迁与适应

PJ寨土家族居民祖祖辈辈生活于此,形成一系列的传统节日文化习俗。当地传统节日习俗正在经历从原生的自发性到有组织的表演性变迁。土家族传统节日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规律的总结,以自发性形式产生的,其本身带有时间性和规律性。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七月半、赶年节等,那都一定有相应的节日民俗时间与俗信规律。

现今,PJ寨土家族人的节日习俗逐渐从自发性转变为表演性,时间节点在发生着变化,人们从实际需求出发,对有些相关民俗节庆随时随地以表演的形式呈现。一般的活动都是由当地文化馆组织,主要由县文工团或者镇文化馆组织专班人员表演,真正的寨中居民亦成为看客,身份从“主体”变为“客体”。民族学家林耀华认为民族文化是各族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以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经验、知识、生产技能、风俗习惯等。<sup>[2]</sup>童庆炳也指出,人类社会创造了以民族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理所当然包括汉民族文化,不仅只是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广义的民族文化应指各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sup>[3]</sup>PJ寨土家族传统节日文化亦是由当地居民所共同创造,其从自发性到表演性的转变以及从“客体”到“主体”身份的转变,当地民众在新的环境中逐渐适

应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秩序良俗。

### 四、传统文化在现代相适应中的活化

现今,我国各地通过文化发展、民族旅游、产业发展、异地重建、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再分配等多手段、多角度助力乡村振兴。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基础上,民众对乡风文明期待更高。如何更有效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之路的重点。

特色民族村寨中传统文化在新的浪潮下的重新适应和创新发展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当地居民如何在文化的变迁中重新适应,构建起独有的价值观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从而推动乡村的振兴发展呢?

首先,保护发展优秀外在显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4]</sup>因此,我们在论述中华文化这个重大论题时,一定是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与创新。传统村落外在显文化最闪耀的就是风格建筑物和传统手工艺。独特的建筑物和工艺品体现了当地的独有外在文化保存和传统喜好,当下可通过引入现代工艺并结合传统思路,利用平台传播,把优秀文化符号展现出去,把外部资源引入进来,利用外在的显性文化张力引流为乡村振兴助力。

其次,挖掘活化精品内在隐文化。怎样将当地的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转化成经济效益,受益于当地居民是十分重要的。文化作为民族的灵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民族文化实现它的经济价值转化,首先需要重视的是当地人的积极向上精神文化,现代人们的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需求,而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精神满足,原生态文化用现代技术来表达,充分体现出精神价值所在;再者需要将当地的多样化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比如研学营中的农耕文化、文旅项目中的民俗舞台等。

最后,融合创新修内功建平台。积极摸索出符合民族特性的文化产业新路子,建设以村寨为平台的多元文化产业,支撑村寨的经济发展,为村民提

供更多的参与机会。村寨旅游是大多特色村寨的支柱产业,同时村寨旅游也肩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可以改变民族地区的经济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它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sup>[5]</sup>民族文化发展也要谨慎,很多地方因文化产业发展过程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庸俗化而引起外界的质疑。<sup>[6]</sup>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转化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一条有效可行的创新型路径。

#### 参考文献:

- [1] 王慧,王泽慧,张永存.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工匠培育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6):55-61.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5.  
[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384-385.  
[4] 童庆炳.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6] 李忠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评价体系研究[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3.  
[7] 田敏.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效益再认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5):40-44.

[责任编辑:许海燕]

##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eng 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Et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China)

**Abstract:**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witness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cultures. Explor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adaptation is a current practical need. The article is mainly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PJ Village, a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s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it witnesses the arduous process of borrowing, integrating, and transforming village culture in modern revitalization. Exploring how traditional village ecological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anging the economic poverty situation in ethnic areas, inheriting excellent national culture,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bond and a bridgehead in demonstrat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adaptation activ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